

菊英入饌恰秋时

□ 蜀水巴人

菊花入饌,其来也久矣。屈原《离骚》有句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餐桌上一筷子下去,不经意之间却一下子探向了几千年的历史,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!

拿菊花入茶,是比较常见的做法。杭白菊一大把抓起来,搁进玻璃茶壶中,冲入开水,一朵一朵的黄白小菊,就争先恐后地浮上水面,细细的花茸次第舒展开来,玻璃茶壶里简直开了花阵一样。单朵的贡菊,放进素净的白瓷扣碗,一旦冲泡起来,流波微漾,金色满盏,恍然间使人觉得,菊花岂止开在枝头,她照样可以好好儿活在白玉盏中。关于菊花茶,明代谢肇淛于《五杂俎》中给出一法,菊蕊将绽时,用蜡封好花苞,等到枝头菊英不再,把蜡封的菊花入汤泡茶,“蜡化而花茁,馨香酷烈,尤奇品也”。其实,这般“奇品”并非谢肇淛原创,蜡封雏菊源自宋代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里的“汤绽梅”。蜡封,延缓了梅英菊英的恣意怒放,却也衍生了人们另类的口福。

花品入菜入汤,做羹做粥,其实紧紧应和着时令。三月桃花开,就有桃花酥;五月槐花放,则有槐花饭。金秋菊英舞,先就可以拿来煮粥。用开好的菊花煎出汤来,在盛满菊汤的砂锅里下梗米,慢慢地用小火熬起来。候粥快熟的时节,再略微撒一点儿红亮的枸杞。深秋霜至风劲的当口,捧一碗这样的菊花粥,是一种舒心暖胃的享受。菊花鲜嫩的花瓣儿也可以凉拌,餐桌上常见的蓝莓山药,被有心的厨师点缀以金菊的花

片,再端上桌子时,已经很有一些南山采菊的意境。

广东人进补的首选离不开蛇羹,做这道羹时,顺德的厨子要拿白菊的花瓣来相配。灶上的蛇羹搭配着药材,在油亮的煲中汩汩作响,提醒着老饕们秋季的来临。即将煲好的蛇羹,起灶时刻,一定要细细地码上晶莹透亮的白菊花花瓣。缺了这个点睛,就失了粤菜的精髓;缺了这个过程,就不配叫做老广的菊花蛇羹!而菊花火锅,现在早已经南北风行。无论是清汤还是红汤,都可以与菊英相伴相融。油亮的红汤衬着金色的花瓣,奶白的清汤漂浮着白菊的花瓣,枝头乱颤的花蕊忽然变成了桌上令人垂涎的景致,这样的汤底端上来,大快朵颐之前,先就给足了人们审美的眼福。

嫩嫩的菊花叶子,被古人拿来,仅仅佐以盐姜快炒,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目,叫做“紫英菊”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心心念念的“菊苗芥”,却原来是他力捧的菊花羹。一直流传至今的菊花鸡丝,向来是川菜里的名菜。除了点茶做羹入饌,菊花更可以酿酒,这一点似乎更被古人看重。古法酿制菊花酒,大致有两种酿法。一种是从发酵酿制阶段,就加入菊花,菊香细细浸入酒香。一种是将菊花用细纱囊包裹好,悬空吊在大酒缸间,依靠熏陶慢慢入味于酒间。“菊气先熏酒,萸香更袭衣”,唐朝苏瑰的这句诗,写于重九登高之日,不但点明了其所饮菊酒的制法,更交待了畅饮菊酒的季节——深秋霜浓,唯有一杯菊酒,可

以慰心,可以消散离情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煞是热闹,大观园一众人等菊酒赋诗,狂吃螃蟹,而潇湘妃子蘅芜君则大逞才情,其中一个细节很有意思。“凤姐一边给贾母剥蟹肉,一边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,预备着洗手。”原来这菊花,除腥净手依然离不得也!即便现在,菊黄蟹肥的时候,酒店里给吃蟹食客们的净手家什,仍然还是一盏盏的菊花水。

于饮食一道,菊花之功可谓大矣。好事的古人意犹未尽,又将菊蕊塞入枕中制成“菊枕”,据说可以明目醒脑。是否实有奇效不得而知,但是,说到菊枕,我倒是十分喜欢元代著名回族诗人马祖常所写的《菊枕》:“东篱采采数枝霜,包裹西风入梦凉。半夜归心三径远,一囊秋色四屏香。床头未觉黄金尽,镜底难教白发长。几度醉来消不得,卧收清气入诗肠。”秋色秋香秋食秋意,全部浓缩在一朵秋蕊之间,实在是一种奇妙的相逢。

宋代史正志在《史氏菊谱》里,总结菊之所以“宜贵”的原因,言“苗可以菜,花可以药,囊可以枕,酿可以饮”——玩味再三,似乎还可以加上“色可以秋”。

唯有人秋,方见菊英,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一切。



巴人说事

霜晨月

□ 任随平

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,于秋而言,这是绝美的景致。

何况,月色朦胧,晨霜淡淡,这景致,不就是画境吗?

画月色,最是秋晨。秋晨的风,是藏匿起来的,在场院的拐角处,在草垛的间隙里,在山坳,在密林。醒着的,唯有月色了,清清凉凉,像是从毛边纸里透出来,蝉噤一般,挂在西天高处,看月的人,总是早起,倚了门框,斜斜地立着,若是女子,必是披了红色的披风,那斜倚而立的姿势就容易让人看成是一湾斜月,只是这月色热烈,酡红,仿若春天一般,不过,秋天的山野亦是斑斑澜澜,多彩迷丽的,于是,远处静默的人就不再向往春色了,而是定睛在月色朦胧里的这一抹酡红了。

脚步挪移着,缓慢,轻盈,有若幻梦。

而月色,亦在挪移着,一寸一寸,有时候我就想,或许这月色是静默着的,挪移着的,是月色背后的天宇,抑或天宇低处的村庄和道路,还有辽远的旷野。月色的清辉洒下来,潮潮润润,洒在黄叶尽去的枝柯上,洒在村巷转角的墙垣上,枯了的草茎上。突兀之间,挪

移脚步的人如梦初醒般,脚步急急地赶了过去,向着墙垣上的丛草,准确地说,是一坨枯了的草茎,枯叶已被初秋的风带向了远方,这月色便和了薄霜,婆婆娑娑地凝结在草茎上,晶亮,剔透。定睛看时,这薄弱的晶莹里便透出了草茎的纹理,清清楚楚地亮着,似乎还散逸着冰凉的清香。近观的人忍不住内心的惊奇,果真凑近了鼻息,意味深长地嗅着,谁知这清香却是早已弥散了,唯有丝丝缕缕的清涼,入得肺腑,在五脏六腑间游走着,清凉着。

久了,看霜的人举首望月。月便在氤氲氤氲的藏蕴里,正向着西天的方向翻过去。

这时,却望见了紧邻山坡的杨树林。深秋的杨树,经了霜,残存的叶子耀着薄霜的光芒,远远望去,叶片上像是涂过了亮色一般。突兀之间,就有叶子脱落下来,旋舞着,若是在近旁,你一定听得见落叶着地的脆响,干冽,有金属的叮当声。或许,这叮当声里,就包含了落叶对大地的叩问,抑或皈依的呼唤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这落红,便是秋晨最美的风景,而这双赏秋的眼眸,便是幸福的,赏秋的眼眸,便是温暖的。

心,便是温暖的。

漫步山野小径,不知何时,这清辉浓郁的弯月已然翻过了远山,落进了山坳里,唯有遍野的薄霜明丽着。

从山坳边爬过来的,是睡眼惺忪的阳光。

秋晨的阳光,有点累,轻缓,似乎比梦更薄。

而秋霜,在阳光里,便开始窸窸窣窣地碎裂开来,发着哗哗破破的声响,似乎每一根草茎都在开口说话,每一棵树木都在喷薄出体内久违的言语,像一场盛大的礼乐,奏响在辽阔大地。而羊群,不知几时已漫上了绳索一般缠绕的小道,在辽阔的山野漫开来,崖畔,杨树林边,地埂上,像是突然之间盛开的鲜花一般,素白,云朵一般弥漫着。羊群的脚步细碎,奔跑起来窸窸窣窣,干硬草茎上结着的冰霜也就在细碎的脚步里碎成了冰晶,借着斜坡,借着斜坡上散碎的阳光,这散碎的冰晶就在你的眼眸里飞,针芒一般,却让人喜欢不已。

于是,站立山野的人,耳廓,眼眸,整个儿的都成了秋晨的器物,盛满秋声和热爱。

若梦,若醒,若歌吟。

野菊花

□ 马从春

秋天的郊外
山坡或者小径边
一丛丛一簇簇
金黄动人的色彩,恰似
耀眼的秋阳

在深秋的风中,雁阵
正在向南迁移
漫天的黄叶簌簌而落
迷人的野菊花
固守着晚秋最美的风景

火红的枫叶里
秋天一层层加深
寒流即将抵达
每一朵小小的野菊花
都在做着傲霜挺立的准备

深秋

□ 张勇

老屋门前的那株槐树,傍晚
总是唧唧喳喳挂满鸟鸣
念叨着村庄的故事
村南的小河,匆匆忙忙赶路
要在小雪前抵达思念

秋收后的乡村,静静等待
一个农历节日的到来
屋后的秸草堆,收藏了
又一茬旺盛和破壳的喜悦
秋的重量悄悄沉入
金色的情节

稻草人终于可以歇息
偶尔会辨认风向
谛听农事的响声
那一顶草帽沿儿,想遮住
一张脸的沧桑

霜降走过,雪片也会
在某一个时间同寒冷飘来
所以要抓紧时间,在月光
流泪前腌好豆荚、红萝卜
再买回那瓶老酒
和老屋干杯

